

列斐伏尔表征空间理论及在《赫索格》中的特征应用

刘媛媛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 淮北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4日

摘要

亨利·列斐伏尔的表征空间理论是其空间三元辩证法的核心维度之一, 强调空间的主体性、情感性与象征性。本文在梳理表征空间亲历性、情感性、象征性、想象性、流动性与反思性六大核心特征的基础上, 将其与《赫索格》的意识流叙事相结合, 揭示二者在关注内心世界、强调非逻辑性与情感想象等方面的内在契合。通过融合论述亲历与情感、象征与想象、流动与反思三组辩证关系, 分析主人公赫索格在都市、学术、乡村等不同空间中的身体感知与心理活动。进一步将赫索格的空间体验置于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征空间的三元互动中加以审视, 探讨其意识流动与反思性思考的深层动因。

关键词

列斐伏尔, 表征空间理论, 《赫索格》, 意识流叙事

Lefebvre's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al Space and Its Characteristic Application in *Herzog*

Yuanyuan Li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Received: May 15, 2026; accepted: June 15, 2026; published: June 24, 2026

Abstract

Henri Lefebvre's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al space is one of the core dimensions of his spatial triad dialectics, emphasizing the subjectivity, affectivity, and symbolism of space. This paper,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six key characteristics of representational space—immediacy, affectivity, symbolism, imagination, fluidity, and reflexivity—combines them with the stream-of-consciousness narrative in *Herzog* to reveal their intrinsic alignment in focusing on the inner world and emphasizing non-logic and emotional imagination. By integrating the discussion of thre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immediacy and affectivity, symbolism and imagination, fluidity and reflexivity—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rotagonist Herzog's bodily perceptions and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across urban, academic, and rural spaces. It further examines Herzog's spatial experience within the triadic interaction of spatial practice,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al space, exploring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s of his fluid consciousness and reflective thinking.

Keywords

Lefebvre,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al Space, *Herzog*, Stream-of-Consciousness Narrativ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赫索格》是索尔·贝娄的代表作[1]。小说围绕主人公赫索格的内心活动展开，记录了他的回忆、思考、情感和想象。这种写法被称为意识流叙事。读者跟随赫索格的意识，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来回跳跃。传统的分析方法多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关注人物的精神状态。国内外学者对《赫索格》的研究已积累丰富成果。乔国强的《贝娄学术史研究》[2]系统梳理了英美等国关于贝娄的研究文献，从贝娄的创作思想、犹太性、现代性及城市书写等维度进行了深入讨论。

近年来，空间理论被引入贝娄研究[3]，韩淑晶从空间批评理论出发，分析了《赫索格》中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对人物心理空间的建构作用[4]；左银与朱正敏则在空间视域下探讨了犹太知识分子的异化与协调问题[5]。与此同时，列斐伏尔空间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也受到关注，肖玉欣的《列斐伏尔空间批评在中国》系统梳理了该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运用现状[6]。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物理空间或社会空间的分析，尚未充分挖掘表征空间与意识流叙事之间的内在契合关系，也缺乏对表征空间六大特征的系统梳理与文本细读。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在梳理表征空间核心特征的基础上，将其与《赫索格》的意识流叙事相结合，揭示二者在关注内心世界、强调流动性与情感想象等方面的深层契合，为理解这部经典作品提供新的空间视角。

2. 列斐伏尔的表征空间理论及理论基础

2.1. 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

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7]中提出的空间三元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先天存在的中性事物，而是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理解这一空间观念，是用该理论分析文学作品的前提。

空间三元辩证法的第一元是“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指的是“感知的空间”。空间实践涵盖社会空间中具体的、物质性的活动与行为，包括生产、使用、占据空间的方式。“它表现为日常现实在感知空间之内的紧密联系。”它是可感知的、经验性的空间层面，是构成社会空间的基础。列斐伏尔认为，一个社会的空间存在，不仅仅是可见的物性建筑和人群的物理汇聚，更是指由一定的空间句法发生的人

们的社会活动，以及为了实现这种活动而建构起来的日常生活关系场境。在列斐伏尔的理论结构中，空间实践的核心在于“节奏性活动”。这些空间实践活动发生在当下，也在当下消逝，可它们却是社会生活本身的再生产，这就要求对于空间的理解必须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空间三元辩证法的第二元是“空间表象”(representation of space)，指的是“构想的空间”。空间表象是科学家、规划者、城市学家师、官僚等构想出的被概念化的空间。具体体现为地图、规划图、建筑蓝图、城市规划方案等。列斐伏尔指出：“它们与生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强加的‘秩序’捆绑在一起，从而也与知识，与符号、代码，以及种种‘台前的’关系捆绑在一起。”空间表象的本质特征是概念化和抽象性在现代社会中，城市的功能分区、交通网络的规划等，都是空间表象的具体展现。空间表象往往由上层所生产，服务于特定的权力和利益。正如列斐伏尔所言：“这是一个在任何社会中都占支配地位的空间。”

空间三元辩证法的第三元是“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指的是“生活的空间”。表征空间是通过意象、象征、情感而直接体验的空间，是“这是一种被支配的——从而是消极体验的——空间，想象试图改变和取用这个空间。”。与抽象的空间表象不同，它是充满情感色彩、个人记忆和想象创造的空间，是主体重新占有空间的方式。表征空间的本质是它既不同于物质性的空间实践，也不同于概念性的空间表象，而是主体在亲身经历中形成的充满象征意义的情感空间。《赫索格》中有多处意识流手法的运用都与表征空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下文对比分析，此处不过多赘述。

虽然本文主要分析的是表征空间，但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是辩证统一的，是相互关联的。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是整体性的“社会空间”，空间知识需要在整体上进行思考，而不是将整体的空间分割成碎片再进行考察[8]。空间实践是空间表象和表征空间的基础，空间表象又对空间实践进行概念化，表征空间则在亲历中对空间表象进行抗争和超越，三者进行互动与联系，才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空间。

2.2. 表征空间的核心特征

列斐伏尔的表征空间作为区别于空间实践和空间表象的独特空间维度，有着其自身鲜明的核心特征，主要体现为亲历性、情感性、象征性、想象性、流动性和反思性几个方面。亲历性是表征空间的基础特征，指的是表征空间的形成，必须依靠主体的亲身经历和直接体验。是“直接经历的(或活生生的空间)”。主体在不同的空间场景中亲身经历的事件以及产生的行为，是构建表征空间的原始素材，也是表征空间区别于空间表象的重要表现；情感性是表征空间的核心特征，表征空间不是冰冷的物理空间或者抽象的概念空间，而是被赋予了主体的个人情感的空间。列斐伏尔指出：“表征性空间是有生命力的，它会说话。它有一个情感的内核或中心……因此可以直接体现时间。”主体在经历中产生的一系列喜怒哀乐、焦虑、迷茫等情绪，都会融入空间中，让空间呈现出不一样的情感色彩；象征性是表征空间的本质特征，表征空间中充满了各种各样具有个人意义的意象，这些意象是主体根据自身的经历和记忆赋予的“取得了一种象征性的力量”，因此具有独特性；想象性是表征空间的创造特征，表征空间的形成离不开主体的想象，主体会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通过想象对空间进行改造，“它们充满想象的与象征的元素，并且在历史上有其起源。”在抽象的空间表象束缚主体时，主体的想象会帮助表征空间突破束缚，实现对现实空间的超越；流动性是表征空间的形态特征，表征空间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流动和变化中的动态空间，“有时被编码，有时未被编码”“并不需要服从连续性与统一性的规则”。主体的意识流动也会让表征空间在不同的场景和意象中切换，最终呈现出流动性和非线性的特点；反思性是表征空间的价值特征，表征空间本质上是主体对占据优势地位的空间表象的抗争。空间表象主要服务于上层的权力和利益，而表征空间是主体从自身体验出发形成的空间，从而体现出主体对现实空间秩序的反思与抗争。

2.3. 表征空间与意识流叙事的内在联系

意识流叙事是一种现代的文学叙事手法，这种手法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以人物的意识流动为叙事主线，展现人物的内心活动、记忆、想象、情感等[9]。这种叙事手法不注重情节的连贯和完整，更关注的是人物的真实心理，通过自由联想、内心独白、时空跳跃等方式，还原出了人物意识的自然状态，由此而言，《赫索格》就是运用意识流叙事手法的经典作品之一。

表征空间和意识流叙事之间，存在着许多契合点，这也是本文选题的依据所在。首先，两个概念的核心都是主体的内心世界：表征空间是主体内心的情感空间和意义空间，意识流叙事则是对主体内心意识活动的直接呈现。二者都是从主体的体验出发，展现出主体对世界的特殊认知。其次，二者都具有非逻辑性和流动性的特征：表征空间会随着主体的意识流动而变化，意识流叙事也会跟随主体的意识而叙事，让情节在过去、现在、未来中自由的跳跃。最后，这两个理念都注重主体的想象和情感：表征空间的形成离不开主体的情感融入和想象创造，意识流叙事也会大量展现主体的情感变化和想象活动。由此而言，通过将表征空间与《赫索格》意识流叙事相结合分析，既契合双方又能丰富理论，下文将展开论述。

3. 表征空间的核心特征在《赫索格》中的融合呈现

前文已梳理了表征空间的六大核心特征——亲历性、情感性、象征性、想象性、流动性、反思性。然而，这些特征在《赫索格》的文本中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以相互缠绕、彼此强化的方式共同构成主人公的表征空间。本章将内在联系紧密的特征合并论述，揭示赫索格的空间体验如何在身体与情感的交织、意义与想象的互动、动态与反思的张力中得以展开。

3.1. 亲历与情感：身体根基与情感内核

亲历性与情感性是表征空间最基础的两个特征，二者在《赫索格》中相互缠绕、不可分割。亲历性为表征空间提供了身体感知的原始素材，情感性则赋予这些素材以温度和意义。没有亲历，情感便无所附着；没有情感，亲历则沦为空洞的行为记录。赫索格的表征空间，正是在身体与情感的交织中被建构起来的。

赫索格在现代都市中的亲身经历，是其表征空间构建的重要素材。他在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街道上游荡“从五十九街开始，沿麦迪森街一直走到四十街一带，随后又回头走向第五街的广场”、在社交场合中周旋、在校园体制内工作，这些具体的亲历行为让他对都市空间形成了直观的身体感知。然而，这种感知并非中立的。都市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在他内心激起的不是归属感，而是焦虑与迷茫。婚姻的失败、学术的困惑、人际关系的疏离，使都市空间在他的表征空间中成为负面情感的载体。他无法融入都市的空间表象，因为每一次身体层面的空间实践——行走、通勤、社交——都在强化他的异化感。“他是在逃避一切负担和实际问题”，都市空间在他的表征空间里，不再是一个中性的生活场所，而是焦虑和迷茫的象征[10]。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萨诸塞的乡村别墅。赫索格在这里的慢节奏生活、与自然的接触、独处的时光，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平静。“他停步在长满杂草的庭院里，面对着阳光闭上眼睛，眼睛里闪现着红光，他呼吸着梓花、泥土、忍冬、野葱和各种花草的芳香。”在他的表征空间中，乡村别墅成为逃离现实束缚的净土，是他在意识中反复回归的精神港湾。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个空间在不同的情感状态下会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在他焦虑迷茫时，乡村别墅是寻求平静的避难所；在他重新审视自我后，这个空间又成为精神重启的起点。这种情感的变化让亲历的空间获得了动态的意义。

赫索格的意识流活动，本质上是其亲历经验与情感状态在空间中的交织流动。他的意识在都市、学术、乡村等空间中自由跳跃，每一次空间的切换都伴随着情感的变化。亲历性让他的表征空间摆脱了抽象性，成为带有个人真实体验的空间；情感性则让这些空间具有了鲜明的个体色彩。二者共同构成了赫索格表征空间的基础，也为象征性、想象性等其他特征的展现提供了前提。

3.2. 象征与想象：意义的生产与空间的超越

象征性是赫索格对现实空间的独属解读，是他的内心世界向外部的投射；想象性则是他对空间的创造与改造，是对现实束缚的突破与超越。二者互为表里：想象为象征提供了创造的动力，象征则赋予想象以具体的意义内涵。

在《赫索格》中，赫索格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情感体验，为不同的空间场景赋予了独特的个人意义。乡村别墅在他的表征空间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它不仅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象征着对现实的逃离、对本真生活的追求，“他的奴役时期以告结束，他的心已从可怕的重压和束缚中解放出来”，是个体重新占有空间的重要载体。那些从未寄出的信件，则是其表征空间中最核心的象征。承载这些信件的书写空间——可能是他的书房、乡村别墅的书桌前、或旅途中的火车上——在他的表征空间中象征着内心的表达和对现实的抗争。他从未寄出这些信件，意味着这种表达和抗争只存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书写空间则成为他内心与外部现实对话的唯一桥梁[11]。都市中的高楼大厦、交通干线等，也都被赋予了独特的象征意义：它们是某些空间的具象化，是抽象空间对个体压制的物质证明。

然而，象征意义并非被动地附着于空间之上，而是通过想象被主动创造和重构的。《赫索格》作为意识流小说，想象的运用极为丰富。赫索格会在亲身体验的基础上，通过想象对空间进行补充和改造。乡村别墅在现实中只是一个普通的居住空间，但在他的想象中，这个空间被赋予了更多的美好内涵——“是他的可怜的安宁的梦”。通过想象，他弥补了现实生活中的遗憾，让乡村别墅在表征空间中成为超越现实的理想空间。

更值得注意的是，赫索格的意识流活动中充满了对过往空间的想象性重构。他会在意识中回到曾经经历过的空间，通过想象对这些空间的记忆进行重构——想象如果事情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会怎样，想象自己在这些空间中做出不同的选择。他会在意识中回到车祸发生的瞬间“赫索格后来想，他们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是非常小心的”，重新体验、重新解读。诸如此类的想象性重构，让过往的空间在表征空间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也让他在想象中实现了对过往经历的重新解读。

象征与想象的结合，使赫索格的表征空间既扎根现实、又超越现实。象征性让空间成为意义的载体，想象性则让空间保持开放和流动。二者共同作用，让赫索格在被空间表象支配的现实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他的想象不是脱离现实的虚幻空想，而是建立在亲历经验和情感体验基础上的创造性活动；他的象征也不是任意的赋予，而是源于身体感知和情感记忆的内在逻辑。

3.3. 流动与反思：意识的动态图景与现实的抗争力量

流动性与反思性是表征空间在《赫索格》中最具张力的两个特征。流动性是赫索格表征空间的外在形态，展现了他内心世界的动态变化；反思性则是其内在价值，体现了他对现实空间秩序的抗争与反思。前者使表征空间成为活的空间，后者使这种“活”具有了方向和意义。

流动性首先体现在意识流叙事带来的场景切换上。在小说中，赫索格的意识会在不同的空间场景中自由跳跃，“他的思想作了奇特的一跳”，没有固定的顺序和逻辑。他可能前一秒还在意识中感受乡村别墅的平静，下一秒就回到都市的街道上；可能在前一秒在思考南北战争以及历史等学术问题，下一秒意识又回到过往的情感空间中。这种意识的自由流动，让场景不断切换，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空间体系。非线性叙事不仅是意识流文学的技巧，更是赫索格表征空间本质特征的语言呈现——正如列斐伏尔所言，表征空间“并不需要服从连续性与统一性的规则”。

流动性的另一重体现在于表征空间内涵的动态变化。同一个空间，在赫索格不同的情感状态和人生阶段下，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12]。都市空间在最开始只是日常的生活场所，而在经历过婚姻破裂和学术困惑后，它变成了焦虑和迷茫的载体：“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要逃离这热得他头脑发胀、眼睛刺痛的

城市的原因”；随着他的意识不断反思，都市空间又成为反思现实的出发点。乡村别墅也同样如此：从他初到时寻求平静的避难所，到他重新审视自我后成为精神重启的起点：“他知道，他不会再去写那种信了”。赫索格的经历不断增加，其表征空间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更新。这种流动性打破了固定和刻板的空间表象，让空间成为能够跟随主体意识和情感变化的活的空间。

如果说流动性展现了赫索格内心世界的丰富图景，那么反思性则揭示了这一图景的现实指向。赫索格的表征空间不是脱离现实的内心独白，而是对占据优势地位的空间表象的持续反思。他对都市空间表象的抽象性和支配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现代都市的空间表象由规划者等上层构建，注重功能分区和权力控制，将人变成了空间的附属品。赫索格在都市的亲身经历让他感受到了这种疏离和无意义——高楼大厦的冰冷、交通干线的规整，都是抽象空间对个体压制的物质形式。在他的表征空间中，都市不再是美好的生活空间，而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那机器的喧闹声，那为追求自己的目标而拼命奔波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可怕啊可怕”。

他对学术空间表象的功利性和虚伪性也进行了反思。学术空间表象是知识与权力结合的产物：校园的布局、办公室的分配，都暗含着无形秩序；学术不再是追求真理的事业，而成为获取利益的工具。赫索格身处其中，亲身经历了学术圈的功利和虚伪，看到了知识成为获取利益的工具的现实，他发出感慨“我已有好几年没能真正集中思想读书了”。在他的表征空间中，学术空间成为充满利益纷争的场所。他那些从未寄出的信件，对哲学家、政治家思想的反思，本质上是对学术空间表象的抗争。

流动性让反思成为可能。赫索格的意识在不同空间场景中流动，使他能够从都市、学术、乡村等不同角度对空间表象进行多维度的反思。而反思性则让流动具有了方向——赫索格的意识流动不再是无意义的空想，而是围绕着对现实空间的反思和抗争展开。流动性与反思性的结合，使列斐伏尔的表征空间理论在解读文学作品时展现出强大的现实解释力。赫索格的表征空间不仅是他的精神寄托，更是他对抗现实束缚、寻求精神自由的重要武器。

4. 《赫索格》中的三元互动

前文分别从亲历性、情感性、象征性、想象性、流动性与反思性六个维度，分析了表征空间理论在《赫索格》中的具体展现。然而，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本质上是一个有机整体，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征空间三者并非各自孤立，而是处于持续的互动与张力之中。若仅聚焦于表征空间，虽能揭示赫索格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却可能弱化其与外部权力空间之间的复杂博弈。因此，有必要将赫索格的空间体验置于三元动态关系中再审视，从而更完整地理解其意识流动与反思性思考的深层动因^[13]。

在《赫索格》中，空间实践构成了赫索格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感性基础。空间实践是“感知的空间”，涵盖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与活动。赫索格在纽约、芝加哥等都市中的行走、居住、出行，在马萨诸塞乡村别墅的独处，在学术场合的交往，都属于空间实践的范畴。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行为，实则是他感知空间秩序的最直接途径。现代都市的空间实践要求个体遵循固定的节奏——按时通勤、遵守交通规则、在功能分区中完成各自的角色。然而，赫索格的游荡、逃离与停顿，恰恰是对这种固定节奏的身体层面的抗争。他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行走，在火车上书写那些永不寄出的信件，在乡村别墅中长时间独处——这些空间实践虽然无法改变外部空间秩序，却为他积累了最初的身体感知与情感记忆，成为其表征空间得以形成的原始素材。

如果说空间实践提供了感性的基础，那么空间表象则是赫索格抗争的直接对象。空间表象是“构想的空间”，由规划者、官僚、学者等通过符号、代码、蓝图等抽象工具建构而成。在《赫索格》中，空间表象集中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现代都市的空间规划——高楼大厦、交通干线、功能分区，将人的生活切割成标准化、可测量的单元；二是学术体制的空间秩序——校园布局、办公室分配、学术会议场所，

将知识生产嵌入权力等级之中。赫索格无法融入这些空间表象。他对都市的焦虑与迷茫，本质上是对抽象空间压制个体自由的感性反应；他对学术圈的失望与质疑，则是对知识-权力合谋的自觉反思。那些从未寄出的信件，正是他在空间表象的围困中开辟出的精神飞地——在这里，他用私人话语对抗公共编码，用情感逻辑对抗功能逻辑。

表征空间则是赫索格在对抗中建构起来的另类空间。它既扎根于空间实践的身体感知，又抗争着空间表象的抽象统治。乡村别墅之所以成为他心中的“净土”，不是因为它客观上远离城市，而是因为他在那里得以摆脱都市空间实践的规整节奏和学术空间表象的等级秩序。他的意识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自由跳跃，这种流动性的叙事手法恰恰对应着表征空间并不需要服从连续性与统一性的规则的本质特征。更重要的是，赫索格的反思性思考并非抽象思辨，而是从具体空间冲突中生长出来的鲜活体验。每一次空间实践中的挫败、每一次对空间表象的抵触，都在他的表征空间中被情感化、象征化，最终升华为对现代社会空间秩序的深层反思。

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征空间三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而是辩证互动的动态整体。空间实践为表征空间提供亲历性的素材，空间表象则是表征空间抗争的对象；同时，表征空间也反过来改变着赫索格对空间实践的感知方式，并赋予他对空间表象的反思以情感和想象的力量。赫索格的意识流动，正是这三种空间力量在他内心世界中的交汇与碰撞。他无法彻底逃离空间实践和空间表象——他仍然要住在城市、出入学术场合、面对日常生活的琐碎——但正是在这种持续的张力中，他的表征空间被反复锻造，成为他既身处现实又超越现实的精神家园。将《赫索格》置于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考察，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主人公空间体验的多层次性。表征空间并非孤立存在的内心乌托邦，而是在与空间实践、空间表象的持续冲突中被建构起来的、充满张力的生活空间。这种三元互动的视角，不仅拓展了前文对表征空间六个特征的分析，也为理解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空间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工具。

5. 总结

列斐伏尔的表征空间理论是其空间三元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别于物质性的空间实践与概念性的空间表象，表征空间是主体通过亲身经历形成的、充满情感色彩与象征意义的生活空间。亲历性、情感性、象征性、想象性、流动性与反思性六大特征相互交融、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表征空间的完整内涵。同时，表征空间与意识流叙事存在天然契合：二者均以主体内心世界为核心，具有非逻辑性与流动性，注重情感与想象的作用，这使表征空间理论成为解读意识流小说的重要工具。

《赫索格》为这一理论提供了绝佳的文本载体。主人公赫索格的空间体验完美契合表征空间的核心特征：亲历性使其空间扎根于真实的身体感知，情感性赋予空间以焦虑、平静等个体色彩，象征性使乡村别墅、未寄出的信件等成为意义载体，想象性实现了对现实空间的超越，流动性让空间跟随意识不断变化，反思性则使空间成为对抗外部秩序、寻求精神自由的重要场域。将赫索格置于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征空间的三元互动中加以审视，更能揭示其意识流动的深层动因——表征空间并非孤立的内心乌托邦，而是在与都市规划、学术体制等支配性空间的持续冲突中被反复锻造的、充满张力的生活空间。本文为理解《赫索格》提供了全新的空间视角，也验证了表征空间理论在文学作品解读中的解释力，展现了空间理论与意识流文学研究相结合的广阔可能。

参考文献

- [1] 索尔·贝娄. 赫索格[M]. 宋兆霖,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5.
- [2] 乔国强. 贝娄学术史研究[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
- [3] 郑佰青. 西方文论关键词: 空间[J]. 外国文学, 2016(1): 89-97.
- [4] 韩淑晶. 论赫索格的空间叙事艺术[J]. 青年文学家, 2019(27): 138.
- [5] 左银, 朱正敏. 空间视阈下犹太人物的异化与协调——以索尔·贝娄《赫索格》为例[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9, 34(5): 54-59.
- [6] 肖玉欣. 列斐伏尔空间批评在中国[D]: [硕士学位论文]. 贵阳: 贵州大学, 2021.
- [7]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8] 王远晴. 列斐伏尔空间美学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25.
- [9] 爱德华·W·索亚. 第三空间[M]. 陆扬,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 [10] 亨利·列斐伏尔. 都市革命[M]. 刘怀玉, 张笑夷, 郑劲超, 译.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11] Gitenstein, B. (1979) Saul Bellow and The Yiddish Literary Fradition. *Sudies in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5, 45-56.
- [12] 张天仪. 从空间书写到身份认同——论索尔·贝娄的中期小说[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2023.
- [13] 张萌. 《赫索格》的空间叙事[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